



诗圣陶大英

王晓新 著

秦岭文学丛书

诗圣陶大

王晓新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AD254/04



10019641

秦岭文学丛书

诗圣阎大头

王晓新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875 插页2 字数195,000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统一书号: 10094·433 定价: 0.73元

目 录

更上一层楼

——谈王晓新的小说……………杜鹏程 (1)

领夯的人……………	(7)
领夯的人(续篇)……………	(42)
春晓……………	(76)
春雪……………	(91)
鸡……………	(105)
诗圣阎大头……………	(126)
钻天杨……………	(145)
邻居琐事……………	(154)
金不换……………	(170)
出征曲……………	(184)
家宴……………	(193)
疯子……………	(207)
笑……………	(216)
豆腐贩子侯三……………	(223)
冤家……………	(237)
谁之咎……………	(246)
卖鸡……………	(259)
商探杂记……………	(266)
血瓢……………	(289)

更上一层楼

——谈王晓新的小说

杜 鹏 程

王晓新同志即将付印的短篇小说集，摆在我的书桌上。这十九篇小说，有的我以前在报刊上读过，有的现在才翻阅。

这是他的第一本书。

第一本书，对从事创作的人来说，是重要的，难忘的。一九五〇年，我跟随人民解放军在新疆西部追剿残匪，完成最后解放国土的任务。忽然，收到西北人民出版社寄来的一本小书：剧本《宿营》，并稿费十六万元（即现在的十六元）。它是我一九四八年夏初，在黄龙山麓的农村里，一夜之间写成的作品——名副其实的急就章。在我军刚刚解放的西安古城，不知哪位热心的同志，把它印制成书。稿费呢，在当时算一大笔财产，我们打了多年仗，还是第一次拿到过这么多钱。这笔钱，自然是给在硝烟中征战的同志们买“莫合烟”吸了。那第一本小书，我爱不释手，至今种种细节也记得很清楚。那时，出一本书很不容易，也算是一件大事。

最近几年，陕西省象全国各地一样，出现了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他们也都陆续出书了，王晓新同志即是其中之一。我们文学事业这种繁荣景象，是令人兴奋的。我相信，将来我们文学的局面，会比这更好。

一九七四年，王晓新开始在《延河》发表小说时，我认识了他，才二十几岁，现在也只三十出头，是一位精力充沛的青年人。我读他的作品，留下的印象较深的是：一九七八年《延河》九月号发表的《领夯的人》及其续篇，洋洋洒洒四万字有余。那是揭发批判左倾路线的为害的作品。当时，反映农村左的错误为害的作品还不多，他是较早接触这一题材的作者。由此可见他敏锐的观察能力。这篇文章很尖锐，政论色彩较浓，作者的激愤之情，溢于言表。但如何有力的塑造人物，如何传达那特定的时代气氛，如何展示生活场景，描绘生活细节，如何处处都准确而冷静地评价生活，作者似乎均为自己的情绪所左右而无暇顾及——或者说照顾得不够。这也不奇怪，因为他究竟是开始从事创作，头一次处理这么长的作品，没有经验也会导致某些偏颇和艺术上的粗疏，可贵的是，通过这些作品表现出的思索和激情，——这是从事创作的人，必须具有的长处，否则就无法搞这份工作。

其后，他一篇又一篇发表作品。你读了这些作品后，能感觉到他在思考，他在探索，他在开拓，希望在生活中有所发现，希望在艺术上有所创新，希望给我们新文学带来一点他自己的贡献，对当今农村题材的开掘，也是作了努力的。

他不满足于写好人好事，也不满足于写坏人坏事，而是从这个角度想一想，写一篇；从另外一个角度想一想，又写一篇，就这么反复学习，反复琢磨，反复钻研，终于写成了这个集子中的一系列作品。但是，不论是主题，题材，格调，语言等等方面，都还在探索中。要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还得作一番艰苦的努力。他的最好的两篇作品，我觉得是《邻居琐事》和《诗圣阎大头》。《邻居琐事》，由于眼前一些事物的感触，忆起儿时的颇为吸引人的往事，对人们道德、精神领域进行探索。这篇小说，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是深沉和令人思索的，人物生动，手法新颖；语言亦庄亦谐，滔滔不绝。可以看出，作者不甘于随意抒写或胡编乱造，而是作辛勤的琢磨和发掘。但优点和缺点联着哩，由于年轻气盛，有时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有时不善于让人物自己活动，自己表现，自然而然地透露出其内心的思想感情，因而形成作者某些地方支配人物的某些言行；有时，把自己的某种人生看法和思想感情，加在某些人物身上。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物的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艺术的力量。《诗圣阎大头》，是写一个普通农民，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学什么“小靳庄”，成天到处作诗，以卖嘴为生，先是红极一时，后来从身体到精神，完全被摧毁了！这篇小说，在王晓新所有的作品中，算是在严格的写实中自然显出幽默和讽刺的艺术效果；很注意谋篇布局，仔细刻划人物，精心描写心理，语言也是流畅而传神的。它获得了一九八一年《延河》文艺月刊优秀小说奖。这篇作品，他这样处理，无可厚

非。这样的人，毕竟是那一段生活中产生过的人物，是真实的。但是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眼光和注意力，特别是思想感情，应当贴近和关注劳动人民身上那些美好的东西；即使描绘他们的弱点或精神负担，也应怀着对自己父兄一样的深情；其目的是希望他们变得美好些。农民阎大头的际遇是悲剧，是令人为之挥泪的悲剧！从这个意义来说，这篇作品虽然揭发了左的流毒，文章本身有不少长处，但是不能算是扎实、深刻而有创见的作品。因此，读的时候纵然某些地方有令人深思和觉得好笑之处，但是并没有受到多少感动；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也是不够的。

王晓新在文学的路上，坚持不懈地探索着，思考着，不甘于人云亦云，不甘于使作品流于一般化，因而总想在生活中有所发现，在作品中提出一些问题。如以上提到的两篇作品以及他好几篇作品，都可以看到这种追求、思考和描绘。而且这种追求、思考和描绘，渐渐深入到人们的灵魂、精神，乃至道德领域，但是他前期的几篇作品，象《领夯的人》等小说依然出不了“问题小说”的范围。“问题小说”固无可，只是要从生活出发，要从真情出发就行；否则便成了借题发挥，有碍自己文学方面的发展。文学工作者，要观察人生，塑造人物，描绘生活，琢磨细节，作者即使有什么强烈的见解或激越的感情，总要自然而然地通过人物、情节、场面、细节去表达，去展现，否则便易于忽视人物特定的性格，甚至心理逻辑。事实上，作者不能随意左右作品中的人和事，感觉不到作品中的人和事对自己的约束，作品思

想上的力量会被削弱，艺术上的成就和感人的力量也会被削弱。凡此种种，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已有所领悟。这表现在他后期的作品，力避“问题”之嫌，重视写人物的情绪，而且写出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使他们尽量栩栩如生，有血有肉。前后对比，他在艺术上的长进是令人注目的。

总之，读完集子中的小说，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几年，他不“赶浪潮”，不“赶时髦”，按照自己的观察、认识和对生活的体会，执着地追求着、前进着。这是颇为不易的。

王晓新的作品，文笔流畅，字列行间流露出诙谐和幽默感。这种格调，增加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和读者的兴味。幽默感，这对作家来说是一种难得的宝贵的气质。我国著名的前辈作家老舍，他有些作品幽默感极强，曾赢得了许多读者的赞赏。赵树理同志和王汶石同志的某些作品，也是有幽默风味的，它曾使读者喜悦，也曾使我倾倒。幽默，这是一个作家难得的禀赋。可惜，在作品中流露出幽默气息的作家，在我国为数不很多。王晓新这位后起之秀，有这种艺术气质，我作为一位读者是颇为欢喜的。可是，他在运用自己的长处时，既有好的艺术效果，有使人会心微笑之处，也有失之偏颇的地方。诙谐、幽默，虽然使人欣赏和喜悦，给作品带来一种魅力，可是稍失分寸便有伤文风的质朴。此种情况即使偶尔出现，也要慎之又慎，因为它多多少少会影响作品的艺术美感。

从事文学的人，文字就是他描绘世界的唯一工具。他对

文字充满感情，十分敏感，甚至连标点符号，也能感到它是有生命的。在这方面，从古至今文学史上可以为人师表的大作家，真是太多了。

王晓新同志还年轻，从事创作也只有几年功夫，现在他还在锻炼身手，艺术生活还在发展中。随着阅历的丰富，创作经验的增加，他会继续写出更有力、更赏心悦目的作品。

肯思索，肯钻研，肯读书，勤于写作，王晓新的这些优点，会给他带来更多的学识和经验。他家乡的小河流水，曾哺育过他幼小的心灵；后来又在关中平原和秦岭山区等基层岗位生活和工作过十五年。朴素的乡情，纯厚的农民和丰富的乡村生活，曾经唤起他的遐想，激发他的感情。往日，他也曾用诗和其它文学形式，表达自己的心绪和感情。近几年，他致力小说，描绘人生，把自己的感情和人生见解熔铸其中。他说，他永远感恩于寄他于希望的人民群众。他在作品中，对哺育他的农民的命运给予深切的关注。这是值得欣喜的。

王晓新热爱生活，热爱艺术。我希望他：努力不懈，能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为我们百花盛开的文学园地增加色彩。时值春节，让我把幼小时候背诵的一首唐诗，抄赠王晓新，以为春天的祝贺：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一九八二年春节

代取伏的賊常開避。冊一量一之卷些最不出，直曲非是。
。簡袖丁回塞又無。“取伏出公林強解”主批：去
量幾許來，司以四下。因意影。一
显个兩丁官計來大友。“伏兵盡”下批：凶風浪雷暴，醉輕
快丁壯夾中烟兒路背，各我疾真響盜再不幾途大，引變善
來众難：出號眼申中心射中箭齊人育五。再批：“伏兵盡”
，中毛前普皆進入黨會書益，去衣的人美日个景神不思思

领 奔 的 人

——玛瑙红事件调查侧记

民谣：房基稳不稳，全看领奔人。
乡谚：人祸比天灾更可怕。

县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一连接到三十多封群众来信，要求给赵村大队原党支部书记赵忠厚平反复职。起初，这些来信并未引起“落实办”的注意，因为信中提到的什么“玛瑙红事件”，似乎和“四人帮”毫无关系，即便是要弄清

是非曲直，也不是当务之急。于是，他们按照常规的处理办法，批上“转赵村公社处理”几个字，就又塞回了邮筒。

但是，事情并没有因此而平息。半个月以后，来信数量骤增，象雪片似的飞进了“落实办”。这次来信有了两个显著变化：大多数不再签署真实姓名；情况反映中夹进了对“落实办”的批评。还有人在信中忧心忡忡地提出：群众来信层层下转是个日弄人的办法，往往会落入被告者的手中，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招惹新的麻烦。

“落实办”的同志一时弄不清是咋回事，向赵村公社挂电话询问。公社书记贺志力在电话中答复说：一些人简直是无事生非，给赵忠厚根本没有立过案嘛，咋能谈到落实？他是在调整基层领导班子时，通过正常手续调整下去的。再说，这人过去是个有名的老右倾，以后又变成了“角刺人物”，多次和公社党委唱对台戏，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你听，贺书记的道理讲得多充分，多有说服力！“角刺人物”加上“老右倾”，这样的“双料货”能够落实任用么？况且贺书记又是全县响当当、硬邦邦的公社书记，工作中以雷厉风行而闻名全县，公购粮几乎每次都交在其他公社前边，和这样一位能干的书记唱对台戏，显然是不得人心的。

因此，事情又被搁置下来了。一封封群众来信，在“落实办”一些同志的眼里，成了“刁状”。不过这回没有采用下转的办法，而是扔进了墙角的废件箱。幸亏是炎热的夏季，要是数九寒天，早被塞进火炉化为灰烬了。

忽然，有一天上午，主管落实干部政策的县委副书记老陈同志，拿着厚厚一迭群众来信，亲自找到了“落实办”。显然，写信的人已经越级上告了。陈副书记要求“落实办”的同志亲自到赵村公社去一趟，广泛了解，深入调查，尽快弄清事情真相。他说，根据几年来他在地工作的经验，找落实对象亲自谈谈，比听一般的汇报要可靠得多，可以排除帮派的偏见和个人感情用事造成的混乱。

赵村大队是县上比较偏远的一个大队。当调查组的同志找到赵忠厚时，他正在一块麦田中选种子。

金黄色的麦浪在他身边涌动，他头顶着炎炎烈日，在麦行间慢腾腾地走来走去，精选着一穗穗粒饱穗大的麦子。他头上戴着一顶黑黄色的竹篾凉帽，上身赤条条的，脊背象一块古铜，汗水象油豆似的往下滚落，下身的黑市布短裤印满一道道“汗云”。搭眼看去，他五十出头，浓黑的刷把眉毛下，两只眼睛闪射着倔强健旺的神采。他手脚粗大，身板硬朗，显得沉稳墩实而又精明强干。

当调查组的同志问到他被撤职的原因时，万万没有料到问题是那么简单、清楚。

五年前，公社党委提出了“要过江种高粱”的口号，要求大面积种植新品种高粱“玛瑙红”，赵忠厚当时坚决反对和抵制。被撤职后，又来了个“墙里的柱子不显身”，唆使大队其他干部和公社唱对台戏，经常不按公社的统一种植计划办事，另搞一套，使公社一把手常常“指挥失灵，政令不通”。

如此看来，处理赵忠厚并非错案或冤案。你想想，光反对过“江”这一点，就完全可以断定他是个老右倾了。加上他经常和公社党委闹对立，破坏统一种植计划，说他是“角刺人物”，是“踢开党委闹革命”，也丝毫不算过份吧？

问题十分清楚，责任在赵忠厚一边！调查组的同志要起身告辞了。

赵忠厚挡住了他们，说：“甭忙着走嘛，瞎话好话听完再说嘛！”

他没有替自己的过错进行一句辩解。他的话题扯到了种高粱以外的许多问题。他津津有味地谈论土壤学、育种学和各种农作物的栽培技术；更玄的是，他还大讲农业经济学和如何使用农技干部。（他把落实这方面的政策，看得比落实自己的问题重要一百倍！）

他驳杂而漫无边际的谈论，使来访者意识到，几个小时以前他们认为清楚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而微妙了。“玛瑙红”事件远非他们一时所能弄清楚的，需要真懂农村工作的领导干部、农业技术人员、农业经济专家一起进行调查研究的。至于那些琐小的细节，生动的场面，以及当事者的声谈笑貌，一般的报告材料是无法进行详尽描述的，因此也需要写小说的加以反映。于是，笔者怀着极浓厚的兴趣参加了调查工作，下面便是事件发生的详细过程——

五年前，夏忙前的一天下午。赵村公社的三夏工作例会

开毕了，三十多个大队干部迈着沉重的步履，走出公社大门，连招呼也没打，就悄儿无声地分手了。一个个象刚过毕丧事似的，哭丧着脸，愁眉不展。

赵忠厚最后一个从公社里走了出来，他反复思量着贺书记刚刚说过的话：玛瑙红高粱是一种高产作物，也可以说是庄稼里头的新生事物，一定要全力推广，大面积种植，播种面积要保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不够的铲稻子也得种，谁违抗谁负责。贺书记不让大家讨论，就宣布“退朝”了。

赵忠厚的两条腿迈不前去了，忽地转过身，朝公社走去。

东杨寨大队党支部书记杨振海连忙返回挡住他：“人家贺书记讲得清清楚楚，想通了得照办，想不通还得照办，咱照办就行咧。”

赵忠厚脖项上的青筋暴起来了：“照办？不是捏泥娃娃哩，捏不好了重来，这是一料庄稼啊！这样胡整，秋后要吃大亏哩！”

“你看你这人，吃亏不吃亏，轮到你我，能有多少？”杨振海瞅瞅四周无人，压低嗓门又说，“他号召咱在地里种，又不是让咱在炕上种，打搅咱和老婆睡觉！你何必要二杆子，和人家贺书记争辩？你寻着挂牌子游街哩，你活的不耐烦咧？”

赵忠厚脖子上的青筋塌下去了，眉头挽起两个大疙瘩。

杨振海立即伸出十个指头，晃了晃说：“老兄，记住这一个字，没错！说实话——招祸，办实事——挨错！现在人家不兴你讲实话办实事嘛，还是乖乖地顺贺书记的屁子溜吧。搁

在前几年，去他妈的，游街就游街，挂牌子就挂牌子，咱权当逛黄会哩。如今儿女大咧，丢不起人咧。”

在杨柳遮罩的三岔路口，他们分手了。

瞅着杨振海远去的背影，赵忠厚沉痛地在心里轻轻呼唤着：振海呀，从前你带头砸锅的教训，咋又忘咧？如今人家说沙锅能捣蒜，你也跟着抡锤锤吗？

那是十七年前的三伏天。一位县委副书记要在赵村公社搞一个“砸锅运动”，说各家各户做饭，做的是私字饭，影响很快进入共产主义哩。县委副书记开始准备选择赵村大队进行试点，赵忠厚婉言回绝了。最后只得把点子挪到东杨寨，杨振海表示愿尽全力搞好这个运动。赵忠厚也被叫到东杨寨受教育，让他要打掉右倾保守思想。赵忠厚亲眼看见，开始阻力相当大，县委副书记只得动员杨振海带头砸锅，杨振海这家伙倒痛快，二话没说，提起榔头上了社员大会，一榔头下去，自家光油油的三口尺八锅就砸成了烂片片，他还当场动员说：“砸锅就是砸私有制哩，又不是砸你的脑袋，有啥作难的？三天内必须砸完，违抗者要严肃处理。”就这样，东杨寨响起了一片砸锅声，一直响了三天，才平息下来。县委副书记拿着直线上升的钢铁数字，带上“砸烂私有制”的经验，高高兴兴地到外村开展工作去了，他哪能料到，他走后，东杨寨的社员一直睡了九天，睡觉时间是“运动”时间的三倍呀！社员们想不通，家里留着几口锅，就影响了共产主义的早日到来？！三伏天想喝口开水，没锅烧了；老弱病残想吃碗可口饭，没锅做了；群众的心，伤透了。一

一位讲求实际的公社书记，曾沉痛地总结过这次教训，他说：“我们领导做出的任何一项决策，都要从我们党的一贯方针，从群众的利益、情绪、思想现状，从实际效果等方面去考虑，不能光顾理论上能讲通而不注重实际情况，就拿出去让人执行。这样只会破坏我们的动脉、静脉、毛细血管，影响党的血液的流通。”

这些话，长久地保留在赵忠厚的记忆里。加深了他对“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句至理名言的理解和认识。多少年来，他总是从实际出发，努力保护赵村这条“毛细血管”，让党的血液畅通无阻，正常循环，化作一千八百口人的力量和行动。

爬上原坡，赵村出现在眼前了。

他没有马上回村，象一匹刚把重车拉上坡头的老骡子，在原畔上溜达，浑身汗涔涔的，显得疲惫无力。另一桩往事又不知不觉地浮现在眼前。那是一出“一夜无杆化”的把戏，就是在这原坡上下演出的。

一九六九年秋天，县宣传部门的普通干部贺志力，因到处教跳“忠字舞”，红极一时，颇得个别领导的赏识，被当做“三忠于”干部派到了赵村公社当书记。新官上任三把火，他首先抓了“三化”：家家户户门窗红漆化，旌旆拐角忠字化，男女老少唱京戏、跳忠字舞普及化。没过多久，在安排秋收秋播时，又提出了个“一夜无杆化”的口号，要求各队在国庆节前夕必须把所有秋庄稼收割完毕，谁要行动迟缓就是“最最最大的不忠”，硬逼着社员把还未升饱浆的稻